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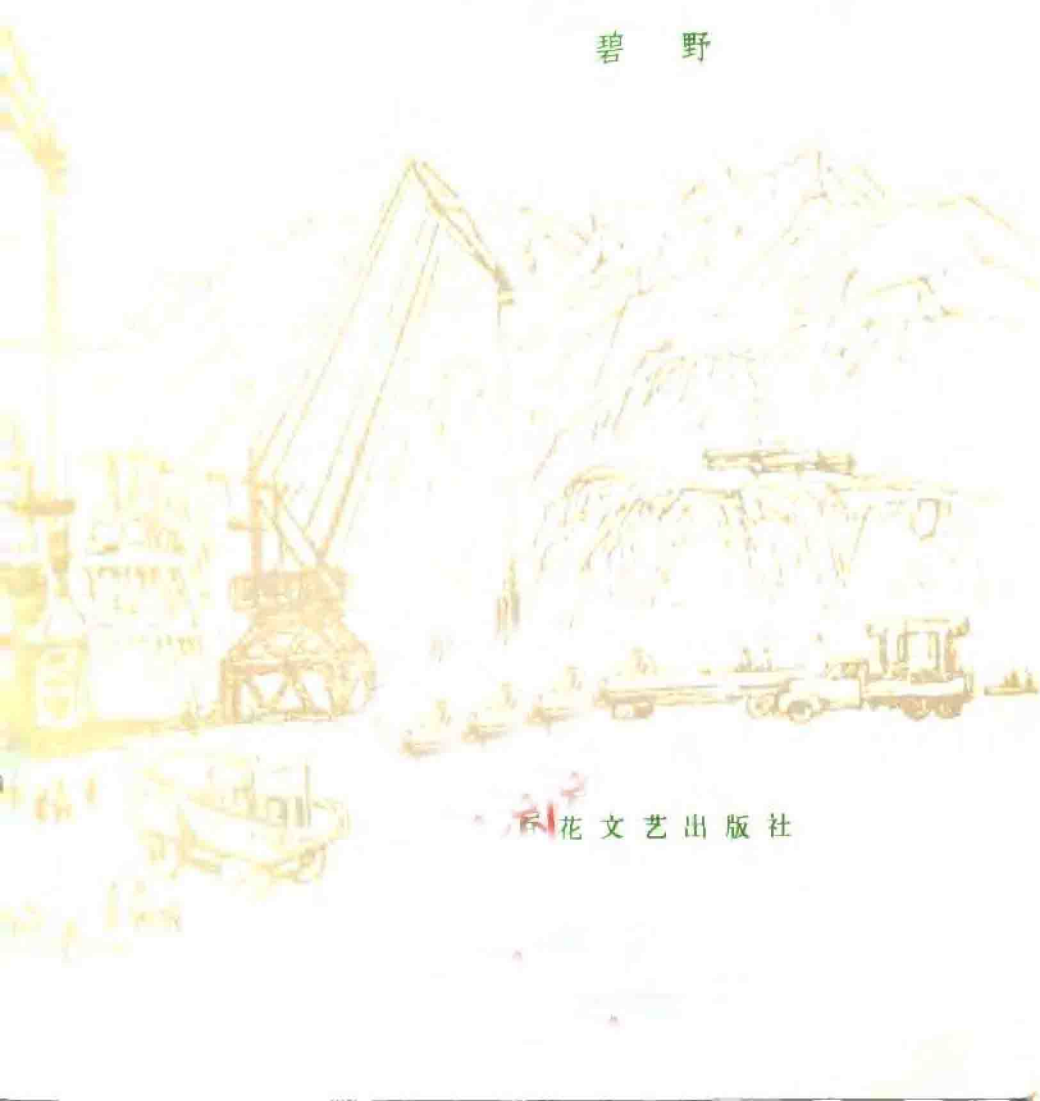
丹鳳朝陽

碧野

DANFENG CHAOYANG

丹凤朝阳

碧 野



花文艺出版社

丹凤朝阳

碧野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19 3/8 插页 2 字数 432,000

1979年8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

书号: 10151·465 定价: 1.35元

内 容 提 要

作品通过我国建设一座巨大的水利工程，描绘了久经革命锻炼的老干部、知识分子、工人以及家属在这一宏伟的工程中各种表现。为了建设祖国，培养人材，组成一支坚强的水工队伍，展开了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人斗的气壮山河的图景。作品气势磅礴，富有诗情画意。

目 次

第一部分	大 爆 破.....	(1)
第二部分	考 验.....	(47)
第三部分	截流之歌.....	(145)
第四部分	战 友.....	(239)
第五部分	搏 斗.....	(319)
第六部分	洪 峰.....	(395)
第七部分	支 持.....	(465)
第八部分	大坝凌霄.....	(517)
第九部分	丹凤朝阳.....	(593)



第一 部 分

大 爆 破

第一章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，这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大跃进起步不久的年代。

一个爽朗的秋天的早晨，游移在天空上的一缕云纱和浮现在山谷里的一片薄雾，愈加陪衬出江流的清沏、两岸山峦的青苍，愈加烘托出天地的剔透空灵。

在临江陡立的一座山崖上，一棵枝桠盘盘曲曲的古老柏树，覆盖着一幢木头房子。这木头房子是小饭铺兼小歇店，给山行的农民和过往的船工、水客打尖歇脚的地方。

木头房子门前柏树下，一个筋骨结实、脸孔黑里透红、花白胡子的老渔翁，和一个宽肩膀、眉毛胡子乱楂楂的船工，隔着一块当作桌子的石头对坐在柏树根上喝酒。寂静的山中早晨，清晰地传来浪涛声，江水流到峡谷出口，憋足了劲，水势汹涌，那是水路上艰险闻名的“老虎滩”，惊涛骇浪就象猛虎在扑击腾擎，张牙舞爪。老渔翁环视刚刚开辟的水利工地，然后把眼光落到对岸一条挖泥船上，说道：

“我老汉在这条江上驾小渔船，漂漂荡荡六十个春秋，我

划船抢险送红军横渡，也见过上水下水的船，多少橹折船翻。这条孽龙，眼下开水利，该被抽筋剥鳞了！”

船工搔了搔乱楂楂的大胡子，摇头叹气：

“唉，铁链锁不住翻江水，我看龙身一翻，什么鸡呀鸭呀，船呀屋呀，全漂进东洋大海里去了！”

“你是说拦江大坝起不成？”

“难！”

船工把个“难”字刚出口，他面前的酒杯就忽然不见了。

酒杯给老渔翁一伸手拿过去了。船工摸透了老朋友的脾气。他只好笑着说：

“我说大坝起得成。”

酒杯立即放回船工面前来了，而且老渔翁把酒给筛了满杯。

老渔翁举杯呷了一口酒，捋了捋花白胡子，洋洋得意地说：

“你可知道？在古时候，凤凰从天边飞来……”

老渔翁喜欢这个民间传说，这个传说在这山区一代一代地留传下来。这传说老渔翁不知对人说过多少遍了，他说一遍，就给这个传说添加一层美丽的色彩，也给自己和对方增加更丰富的想象和更大的欢乐。

一只丹凤，就是一只红色的凤凰，趁着曙光，象一团火焰，从天边飞来，盘旋三匝，展平翅膀，低低滑翔，落到静静的江滩上。

在淡青的曙光下，丹凤漫步江滨，临流照影，江流立即映出一片绚烂的光彩。接着，丹凤伸长脖子饮水，凤髻沾波，浪花珠子绕着凤髻嬉戏。然后丹凤昂头对着东方长鸣一声，举翅

冲进。它欢快地拍扇着翅膀戏水，水花四溅，象摇落颗颗晨星，它的翅膀火一般红，照耀得满江辉煌。

东方喷出朝霞，丹凤出了水，走到江滩上。它抖抖翅膀，甩甩尾巴，万点水珠闪闪烁烁，纷纷洒落到被朝霞映红的江滩上。它灵活地左右勾着脖子，颤动着凤髻理羽毛。然后它舒展右边的翅膀，伸右腿；又伸展左边的翅膀，伸左腿。最后，它高高地昂着头，竖起金灿灿的颈毛，翘起长长飘动的火红尾巴，张大翅膀，频繁蹬动双脚，团团转着尽力扇动全身。

一片奇丽的红艳艳的光华，引起了丹凤的注意。它静下来，微微颤动着凤髻，侧着头，眼睛明亮地看那从霞光里涌出来的一轮红日。

红日放射万缕金光，照耀山河。于是，丹凤噗哧噗哧拍打双翅，欢欣地对着朝阳起舞。

丹凤旋转、跳跃，举翅甩尾，狂蹈疾舞。在朝阳的金光下，起舞的丹凤羽毛耀眼，象浑身挂满了红宝石，抖闪出鲜艳夺目的华采。

这时，山光明丽，百鸟争鸣；水色清亮，鱼群嬉游。

在丹凤朝阳的舞蹈中，宇宙通明，满天彩霞……

就在老渔翁讲“丹凤朝阳”传说这个时候，也就是在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个爽朗的秋天早晨，在那丹凤起舞的同一片江滩上，有一个姑娘踩着水石刚刚洗过乌黑的头发。她歪着头拧干长发，成串的水珠落到流水里，拍溅着水石的小小的浪花，顽皮地把她从发尖上洒下来无数水珠溶化、吞没，然后变成许许多多浪花珠子，跳跳蹦蹦地投入浩浩荡荡的江流。

姑娘拧干头发，然后挺起胸脯，仰头往后一摆，抖开头

发，让晨风吹拂。她的头发浓密、黑亮，闪耀着光泽。

她赤脚站在水石上，时不时用脚撩起漫流过水石上的清凉的江水，心情激动地了望着水利工地，那江上的钻探船、挖泥船，那岸上的自卸汽车、钢塔，那山腰里的工棚、红旗……都在她的眼睛里闪光。

从姑娘丢在江滩上的落满尘土的背包来看，从姑娘脱在水石旁边的一双沾满黄泥的鞋子来看，显然她是经过长途跋涉、赶夜路来到这水利工地的。

天亮，她来到水利工地，虽然她激动得心跳，两眼兴奋地发光，可是她的眉宇间却留着一丝倦意。

朝阳从山坳里升起，照得远山轮廓分明，照得江流闪动万点金光，照得满山的红叶象红霞，照得沙滩象一片黄金，照得江上的白帆和水鸥的翅膀镀上一层红辉。

这一轮红日，同时也照得姑娘容光焕发。

二

姑娘在江边洗过头，迎着朝阳的万缕金光，正在一边让晨风吹干头发，一边环望水利工地的时候，一只小渔船双桨击起浪花，在朝阳下划开一条明晰的水纹，轻巧地向她驶来。

看看小渔船已经快划到跟前来了，而且可以看清楚拿着撑竿站在船头上的老渔翁飘动着的花白胡子了。

于是姑娘放开嗓子叫喊：

“大爷，能不能让我过渡？”

当老渔翁跟船工在对岸古柏下喝酒，讲那丹凤朝阳的美丽的传说的时候，他忽然发现他的故事发生的隔江沙滩上有一个

人影。虽然他年纪很大了，但长年累月的山光水色、沙影鱼踪，练就了他一双明锐的眼睛。他远远看出那出现在江滩上是个女的，姿态年轻。一看就知道她是个新来的，想要过渡。于是他立即放下酒杯站起来，喊了一声他的孙女：“小春，快上船！”就沿着石磴大步走下临江山崖。

现在，小渔船已经划得很近，老渔翁一眼看出姑娘是赶夜路来的，精神有点疲乏，身上有泥。老人阅历多了，他惊喜姑娘长得非常挺拔俊秀。他想莫非这姑娘是丹凤变成的？

老渔翁飘动着花白胡子，高高兴兴地问道：

“姑娘，你这么早哪里去？”

姑娘闪亮着眼睛说：

“我找工程局。”

老渔翁的孙女小春妹，手握双桨，在船尾伸头探脑地望姑娘，她看见站在水石上的姑娘浑身泥水，忍不住要笑，虽然爷爷盯了她一眼，她还是轻轻地笑出声来了。

“掌好桨！”老渔翁一边抡竿撑稳小渔船，一边对他的孙女喊，然后回过头来，对姑娘说：“上船！”

姑娘一手提着背包，一手拿着鞋子，光脚跳上了小渔船。

第一桩引起姑娘的兴趣的是，小渔船的前舱里，用水养着一条两尺长的活鲜鲜的金鲤鱼，柳条拴着鱼腮，鱼还在喋喋地吸水吐气。

老渔翁看见姑娘给金鲤鱼吸引了，就风趣横生地夸口说：“我们这条江，水甜鱼鲜。你值得在这里长住！”

姑娘微笑着说：“我是来搞水利建设的。”

“好呵！”老渔翁兴高采烈地大声吩咐他的孙女，“小春，快划！”

小渔船象离弦的箭，一直向高高竖着两根又粗又大的定位桩的挖泥船划去。

开工初期，水利建设工程局就设在这只大挖泥船上。

在这山区，人们走亲戚惯常是用染红的麻绳提着一大块猪肉，可是老渔翁今天到工程局，却用柳条提着一条金鲤鱼，领着姑娘上了挖泥船。

小春妹在渔船上，双桨点起水涡，带着吃吃的笑声说：

“爷爷，我上山摘野果子去啦。”

老渔翁望着在江上远去的孙女，摇摇头，好象对跟在后面的姑娘说：

“野惯了，这么大啦，还顽皮，春天上山掏鸟窠，秋天上山摘野果……”

可是姑娘目不转睛地望着越漂越远的渔船上的小春妹，她就喜欢小春妹的这股野性儿。

在挖泥船上早起的是一个壮胖子。他动作敏捷，虎虎有生气。挖泥船的大舱里，到处都是香烟头和火柴根，显然昨夜在这里开过会。满舱板的香烟头有的被狠狠地踩烂了的，有的被折断丢掉了的，可以看出深宵会议上展开过激烈的争议。壮胖子正象舞大刀似的在挥动着长柄扫帚打扫大舱。老渔翁喜喜欢欢地把金鲤鱼交给他说：

“老凌，凌书记，今天我老汉给你送来河里游的，还有天上飞的！”

壮胖子热情有力地一把抓住老渔翁的胳膊，豪爽地大笑：

“好个‘不老松’！这河里游的我领受了，哪来天上飞的？”

绰号叫做“不老松”的老渔翁，立刻把姑娘拉到胖子跟

前：“你看她……”

胖子深深地看了陌生姑娘一眼，自我介绍：“我叫凌风。”
然后问姑娘：

“同志，你从哪里来的？”

姑娘是从别的水利工地调来的实习施工员，姓来名凤。

“呵，你叫来凤！”凌风快活地说，“来凤同志，你先休息，一会儿你参加一个会。”

书记凌风把老渔翁送来的金鲤鱼送到挖泥船后边去，吩咐厨师给来凤做一碗鲜鱼汤喝。可是当厨师把鲜鱼汤端到大舱来的时候，来凤却伏在桌子上沉沉地睡着了。

秋天早晨的江风有点冷，凌风把靠近来风的一扇船窗关上了。

来凤双手交叉伏在长桌子上，脑袋枕着胳膊肘，轻轻地颤动着鼻翼，侧着头沉沉地睡着。从她的又黑又浓的长眉，从她的落到额头上的一小绺翘起的头发，从她的微微往上挑的眼角，从她抿得紧紧的嘴唇，凌风不仅看出这姑娘英俊的气概，而且是用心灵感觉到这姑娘的坚强不屈的性格。她单身赶夜路来工地，是提前赶来报到的。

书记凌风注意到姑娘皮肤比较黑，显然她是个在风吹日晒中长大的姑娘。这触动了他少年时代的一个片断的回忆：广东的罗浮山山高云深，穷孩子顽皮，玩的花样也出奇，天热，他把水牛放在一边，自己在悬崖脚下光着身子冲瀑布……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、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，二十年的岁月在烽火狼烟中过去了，建立新中国以后，治淮河、建荆江分洪大闸、筑黄河三门峡大坝，又有十年多的岁月在汹涌骇浪中渡过了。面对着这个年轻姑娘，使他倍感亲切的是，他少年时在罗浮山冲

瀑布的事，好象注定他和水结了缘，经过一段漫长的战争岁月，他回到水上来，战江河，筑大坝。可喜这姑娘生得逢时，她这个年纪不象当年自己那样在罗浮山悬崖脚下冲瀑布作儿戏，而是一踏上人生的征途，就投身到兴建拦江大坝，投到千里蓄洪、万里灯光的伟大事业中来了……

正在凌风对着姑娘沉思默想的时候，随着一声咳嗽，一个胖老头从挖泥船后舱走了出来。这个胖老头是总工程师，六十开外，气色旺盛，毛楂楂的浓眉下闪烁着严厉的眼光。他姓雷，偏巧他对人对事都很严格，又是火爆性子，因此外号叫“雷公”。雷公一走到大舱，第一眼就发现来凤，他走过来，端详这个陌生的姑娘，然后用疑问的眼光望着凌风，低声问道：

“这姑娘是谁？”

凌风快活地说：

“她叫来凤，刚调来的实习施工员，看来是你的好助手。”

总工程师睁大了眼睛，重新严格地审视了一阵子姑娘，然后满意地点点头。老工程师出于爱护的心情，立刻作了决定：

“让她搞内业吧。”

来凤虽在睡梦中似有感应，雷公的话刚刚出口，她就心潮冲激，突然醒来，高声抗争：

“我是实习施工员，当然搞外业！”

内业是在实验室里搞实验，沙石的级配啰，混凝土的抗压、抗拉、抗剪、抗渗、抗蚀啰；外业就要跑前方、爬大坝，日日夜夜、年年月月，上高空，下水底，烈日当头，寒风侵骨，雨雪浇身，冰霜滑脚。

作为一个女的，竟敢争着要担任水利工程的十分艰苦的外

业工作，总工程师怎能不为此感到惊奇！“我要搞外业！”在来凤的抗辩声中，雷公觉得突然。他不能对着一个刚见面的姑娘发脾气，他只好默默地点着一支烟来镇静自己。

书记凌风笑着说：

“瞧，你这雷公第一次被降住了！”

雷公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长长地喷出烟气。

凌风摸透了总工程师的心思，立即收敛了笑，说：

“雷公，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培养锻炼一代新人，这才是我们对年轻同志最好的爱护。”

三

老渔翁“不老松”非常熟悉这条江的水性，他被工程局党委书记凌风留下来参加会议，作为一个“顾问”。

一个黑大汉带着一阵风、大步流星地走进挖泥船来，把浑身的泥水洒了一船舱。

这个风神雨煞似的黑大汉震惊了来凤，她睁大眼睛望着他。老渔翁象个保护人似的，肩并肩紧紧地坐在来凤身边，他悄声地告诉来凤说：

“这人叫罗黑，是开挖分局局长。”

接着，一个穿着落满尘土的黄呢子军衣，络腮大胡子，粗粗壮壮，神情威严的人，和一个额角开岔、天庭饱满、戴玳瑁眼镜，态度矜持的人，一同从挖泥船后舱里走了出来。

“大胡子是工程局局长，他叫武阳，是从部队调来的一位将爷！”在不老松的轻声细语中，来凤却感到这个毛氍氍的络腮大胡子有点怕人。而当不老松告诉她那个戴眼镜的是工程局

副局长秦玉光的时候，她觉得他倒满秀气。

只见工程局长武阳神色严峻，工程局副局长秦玉光脸色阴沉。他们在昨夜会议上发生过一番激烈的争论。

昨夜，在这挖泥船上开的是一个决定性的会。丹凤水利综合枢纽工程，主要起发电、防洪、灌溉等作用。这个国家巨型水利工程，不仅它的发电关系到国家现代工业化的前进步伐，而且党中央毛主席为它提出的“南水北调”的宏伟规划，关系到国家现代农业化的光辉前景。因此，丹凤工程的上马，经过许许多多非常激烈的争论，不仅工程所在地的省委开过会，而且全国水利建设战线也开会研究过，最后，只作出原则性的决定：上马。但如何上马？丹凤工程局却须作出具体、明确的安排。昨夜在这挖泥船上召开工程局党委会议，会议几乎开了个通宵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。现在，紧接着召开党委扩大会议。书记凌风看出武阳和秦玉光的脸色神态，心情是沉重的，但是他善于鼓舞士气，这时恰巧开挖分局的民工队长大力士金鼎，结着垫肩、迈大步子冲进挖泥船来。凌风看见金鼎穿的草鞋又大又方，满是黄泥，就大声说：“你脚上穿的草鞋赛过这挖泥船！”说得大家一阵轰笑。

在大伙的轰笑声中，一个眯糊着眼睛，好象没有睡够的人戴着柳条编制的安全帽，走上挖泥船来。他被笑声惊动了，忽然睁大了眼睛。这时，他的眼睛里闪动着一抹难以觉察的骄横的凶光，但是这只是一瞬间的神情，因为当他发现副局长秦玉光的时候，他的眼光却变得非常温顺。秦玉光是他的老上级，解放战争时期，秦玉光在华北一个新解放的城市管理工业，他是那个城市火力发电厂的负责人。一看见老上级，他就满脸带笑快步向秦玉光走去。